



仇池筆記

懶真子

東坡志林

春渚紀聞

珩璜新論

石林燕語

晁氏客語

避暑錄話

師友談記

巖下放言

楊公筆錄

卻掃編

呂氏雜記

五總志

冷齋夜話

紫微雜說

曲洧舊聞

辯言

元城語錄解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仇池筆記

舊題(宋)蘇

外十八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仇池筆記 (外十八種)

(宋)蘇軾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7.375 插頁4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松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仇池筆	東坡志	珩璜新	晁氏客	師友談	楊公筆	呂氏雜	冷齋夜	曲消舊	元城語錄	附行	嬾真紀	春渚燕	石林燕	避暑錄	巖下放	卻掃編	五總志	紫微雜	辯言
記	論	語	記	錄	記	話	解	錄	子	語	異	話	言	編	志	說	言		

舊題	宋蘇軾撰	宋蘇軾撰	宋孔平仲撰	宋晁說之撰	宋李廌撰	宋楊彥齡撰	宋呂希哲撰	宋釋惠洪撰	宋朱弁撰	宋馬永卿編	明王崇慶解	明崔銑編	明于文熙補	宋馬永卿撰	宋何蘊撰	宋葉夢得撰	宋葉夢得撰	宋葉夢得撰	宋徐度撰	宋吳炯撰	宋呂本中撰	宋員興宗撰
一	二一	九九	一四一	一七一	一九一	二〇七	二三七	二八五	三五三	四〇一	四五一	五三五	六二九	七二一	七四七	八〇一	八二一	八四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仇池筆記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綸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奎

勝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仇池筆記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臣等謹案仇池筆記二卷舊本題宋蘇軾撰
疑好事者集其襟帖為之未必出軾之手著
觀下卷杜甫詩一條云杜甫詩固無敵然自
致遠已下句甚村陋也其為偶閱杜詩批于
致遠終恐泥句上之語顯然無疑他可以類
推矣又如蕪勝詩一條記醉僧事不類軾語
疑併有所附會竄入然相傳引用已久亦間
可以備考証也此書陶宗儀說郛亦收之而
刪節不完明萬歷壬寅趙開美嘗刊其全本
板已久佚此本前有開美序蓋從趙本錄出
者書中與志林互見者皆但存標題而下注
見志林字疑亦開美所改竄云乾隆四十二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提要

二

仇池筆記原序

筆記於志林表裏書也先大夫既已序志林而刻之矣
茲於曾公類說中復得此兩卷其與志林並見者得三
十六則去其文而存其題庶無複辭亦不廢若原書此
余刻筆記意也竊謂長公才具七斗游戲翰墨皆成文
章故片紙隻字無非斷圭折璧才既高而節復峻此足
以起忤矣况復嘔呶不勝其眊眊一世則側目而擲揄
之者固將甘心焉而相公廝壞殆以柄國者為驚矣士
固可殺不可辱也議新法未必傷柄人之心然此等語
不足以徹髓耶夫荆公固士也學雖僻而奈何辱之哉
烏臺之獄豈盡人尤也乎刻筆記萬歷壬寅孟夏日海
虞清常道人趙開美識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卷上

宋 蘇軾 撰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偽今日觀瀾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卷上

小兒強作解事也

三場

李善註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但儒荒陋者也謝張子房詩云哥恩慕三場此禮所謂上中下三場言秦無道戮及幼穉而注乃謂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為殤此類甚多

日月蝕

王川子月蝕詩以蝕者月中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

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但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但說亦當矣

中宮太乙

杜子美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乙世不曉其義而妄者以為唐有平中宮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宮太乙判於廣南杜詩云自平中宮呂太乙下文又有南海取珠之句見書不廣輕改文字鮮不為笑

八陣圖詩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卷上

子嘗夢杜子美云世人誤會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滅吳非也我意本為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

不佞之誠信於異類

予少時書室前竹柏雜花衆鳥巢於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僕不得捕取數年間鳥有巢於低枝其較可俯而窺也此無它不佞之誠信於異類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葢然無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則一句不疊審矣

磨蝎為身宮

見志林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卷上

治齒治目

見志林一卷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三豪詩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

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蟲皆

此類語永叔不諳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萬花會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京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因諸邑吏緣為姦予首罷之萬花本洛師故事亦為民害錢惟演作留守始置驛貢洛花有識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卷上

弄胡孫

見志林四卷

治大風方

見志林三卷

酒名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論詩

唐宋五代人物表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蘇子美家有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曾子固編李太白集而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已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陋子固號有知識者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退之贈賈島皆世俗無知者所記不足多怪

禁同省往來

見志林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風池下記
卷上

劉原父語

見志林一卷

谿洞畫李中師像

郭祥正嘗從章惇入梅山谿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謹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中師諡之也嘗為提刑權桂府耳夷獠乃爾畏信之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為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

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舒公封荆公

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曰宰相不學之過也

以意改書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

欽定四庫全書

風池下記
卷上

六

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見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書秋雨詩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有氣節學生不喜博士亦忌之

予偶至齋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不出至今白首固窮守節

杜子美詩

余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騾如斗項下重胡倒立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騾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騾礪礪連錢動當作肉騾悲陳陶云四方義士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未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大敗後篇云馬得附書與我軍急待明欽定四庫全書

杜子美詩

七

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謂陳元禮也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建誅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後出塞詩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躍馬三十年恐負明主恩見坐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荒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國

而祿山殺其妻兒者不出姓名可恨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

子美詩外有事在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欽定四庫全書

杜子美詩

八

詩外尚有事在也

歸去來詞

見志林三卷

孟郊詩

見志林三卷二條並見論貧士則中

白樂天詩

白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為幸亡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成相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喪春不相者又樂記云治亂以相亦恐由此得名

擬作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並齊梁文士擬作予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後人擬作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欽定四庫全書
風池筆記
卷上
九
含蓄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琰之流離必在父歿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此詩乃云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范曄荒淺遂載之未傳

食薑損智

王介甫多思而言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多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

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也貢父雖戲言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宮中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作墨堅重而墨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

桃笙

欽定四庫全書
快池筆記
卷上
十
椰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

池魚

見志林三卷

耳白於面

見志林三卷

如夢詞

泗州雍熙塔下余戲作如夢令兩闕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

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戲但洗但洗本為人間一切唐莊宗製名憶先婆嫗其不雅馴改為如夢莊宗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名云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木蠹

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常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

小兒吸蟾蜍氣

見志林三卷

奴為崇

見志林三卷

附語 見志林二卷

晉人書

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富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棄其書余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為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鯉王衍等字皆奇夷甫獨超然若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隱者楊朴

見志林二卷

古鏡

元豐中余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為鏡清而明左龍右虎輔之其字如菽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也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剖桃核得雄黃

見志林三卷

研光帽

徐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
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
物馮附者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
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

戴嵩鬪牛

有戴嵩鬪牛者以錦囊繫肘後隨出與客觀旁有牧
童曰鬪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鬪而尾掉何也黃
筌畫飛鴈頭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
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欽定四庫全書

牧牛記

十三

鵝有二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有人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
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驚盜亦能却蛇其糞
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所有二能而不能免死
人有技倆之厄也悲夫安得人如逸少乎

戒殺

水族癡暗人輒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李

公掇云雞有雌而卵者抱之雖能破鵝而出不數日輒
死此卵可食非殺也予曰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蟲初
如塗粉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千為曹無非佛子梁武水
陸畫像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罔罔然於
空中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蟲者猶
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間耳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
但一起殺念地獄已具不必在其能訴與不能訴也

論醫

欽定四庫全書

仇池筆記

古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
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痊驗醫
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
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
謹愿者雖或主人言之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
生求醫蓋於平時點驗其工拙有疾求瘡必盡告以所
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於
中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嘗愈吾求疾